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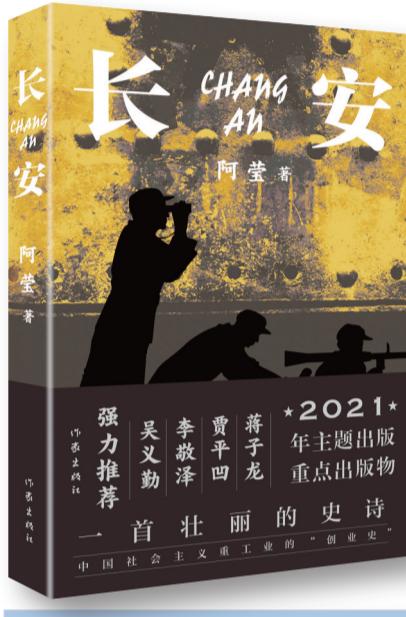
《长安》是一部主题十分鲜明的小说,叙述了在特定年代特定地域既重大又神秘的军工企业的建设过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北中心城市西安,在秦岭与城市之间出现了一群陌生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长安机械厂而聚集到一起,执行一项重大的国家项目——为国防制造重型武器。神圣、神秘、庄严、紧张,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和绵密的情感记忆面对这一段特殊历史,写出了一代人为一项伟大事业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历程,展现他们美好的心灵和奋斗的精神。

阿莹体现出强烈的文体意识,始终牢记自己创作的是一部长篇小说。且看小说的第一句:“谁也没想到,忽大年居然在绝密工程竣工典礼前醒过来了。”作者并不满足于只是用不止一个悬念要素的开头逗引读者,长达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展开的是一曲充满曲折的人生故事,打开的是此起彼伏的人生历程,叙述的是亲情纠缠、爱情纠葛、友情纠结以及相互碰撞而成的故事。阿莹善于营造矛盾冲突的氛围,也善于制造戏剧性情境,《长安》给了他充分的发挥空间。

作为一次拥有充分个人情感记忆的小说叙事,阿莹在《长安》里叙述的故事充满起伏波澜,故事的指向是人物在人间烟火中面对的各种矛盾的冲突与化解。忽大年这个从胶东来到长安的主角,在工作实践中成长为长安机械厂的带头人,在重大而神秘的军工事业中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力。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在波澜不惊中经历着种种起伏。他曾经是为逃婚出走的青年,胶东女子黑姐为他后来的人生命运做了潜在的铺垫。忽大年在长安与靳子结婚生子,黑姐却不远千里来寻夫。再加上妹妹忽小月在中间的各种“信息传输”,忽大年本来平静的人生上演了“三个女人”参与的一台“大戏”。

忽大年与这三位女子之间亲情、爱情的纠缠,应当就是小说最重要的故事线索,其他人物如黄老虎、连福、门改户、红向东等,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情节展开。从故事层面上讲,军工厂必需的基础建设与西安古城的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生产炮弹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似乎都是作为一种背景因素在展开。这是阿莹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叙述策略。他要让人物鲜活,要让故事感人,总之,要让小说好看。为此,他在构思上下足了工夫,最终也体现出很好的阅读效果。

剩下的就是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一部描写重大工业进程的作品,还是一部塑造忽大年个人形象、讲述其人生命运的小说。应该说,阿莹在处理表达主题与讲好故事之间,在表现国之重器的庄严与叙述个人命运的悲喜之间,努力地寻找着某种平衡。在描写忽大年个人爱情婚姻上的曲折与表现他为“长安”奉献一生的历程之间,小说达到了某种融为一体的效果。小说故事性里不乏戏剧性,戏剧性里又保证了主题的弘扬。



阿莹长篇小说《长安》  
·评 论·

## 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崭新经验

□孟繁华

《长安》的军工题材是小说中的稀缺题材,在小说的题材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和阿莹在军工企业生活的经历有关,他不仅对军工领域熟悉,而且亲历过。工业是现代化的表征,忽大年代表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早期的工人阶级,基本上就是军人或农民转业而来的,这里的乡土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是很难解决的。军工企业和部队的共同点是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纪律,这是对传统意义上农民性的反制。

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书写了生产的细节,另一方面就是不仅写生产,也描绘了人物的性格,比如全书中非常有感染力的一个重要人物忽大年。他和我们一段时间里见到的出身于农民的军人形象是一个谱系的关系,他们受农业文明的影响,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在军工厂做了领导干部。阿莹从人物的性格角度表现了生活中的冲突,他和妻子吵架的时候可以动手打耳光,工作上受到挫折可以去闹。这个人物有缺点,但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物形象在大背景的叙事下展开得很完善。黑姐被塑造成为中国乡村女性中的东方女神,温柔、美丽、坚韧。这是男性书写女性人物的一个思路,是非常好的传统。其他的人物如小月、连福、毛豆豆等等,人物的结局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这些悲剧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中人性的深度和人的生存困境。

作品基本的叙述基调是流畅的,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是合拍的,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众多现代小说的元素,为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

《长安》是工业题材创作中具有标志性甚至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比工业题材更大,是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工业题材本身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在国家与个人、崇高与悲剧、奉献与自爱等许多范围都有新的创造性表现。

我比较赞赏阿莹的写作姿态。他是个具有政治与文化双重身份的作者,在他的岗位上,能以这样一种心态、姿态写出这部小说,反映出他宏大的视野和构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小说家。他能够超越单一视角,既有革命的意识,也有现代化的观念。这部小说保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对文学的基本理解,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阿莹有职业小说家所缺少的东西,除了他的生活经历以外,他特别有激情,小说饱满、功力深厚。这部小说50万字,从开始到结束,笔力控制得很好。开始第一段讲了忽大年革命者的身份,交代了背景,其他人物也在短时间内陆续登场。小说饱满,富有激情。这些往往是小说家所缺少的,却对作者是非常重要的。

作品的人物写得特别好,特别有历史感、沧桑感和命运感。小说既有宏大的叙事,也有日常的生活,而且人物的关系没有简单化。像黄老虎,忽大年对他有天然的信任感,但后来黄老虎却给了忽大年致命一击。黑姐是传奇性人物,非常特别,与一般女性形象也不一样。小说塑造了很多个性非常鲜明的人物,内心活动也比较细腻。

总体来说,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些超越工业题材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特别值得肯定。

## 文学评论

### 塑造活灵活现的军工人群像

□贾平凹

小说《长安》把新中国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变迁书写得细腻逼真,把一代勇于献身国防工业的群体描写得栩栩如生,把一段热血沸腾的奋斗岁月编织得动人人心魄,作品极具现实意义和地域、行业特征。

阿莹的小说《长安》围绕着一群他所熟悉的军工人而展开,小说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命运,是宏阔地对国家的关注、对时代的关注。在新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他始终把笔墨对准和聚焦于一个个具体而普通的人。粗豪刚硬、隐忍且讲究谋略的忽大年,善良单纯、朝气蓬勃却又略显执拗任性的忽小月,性格爽直、刀子嘴豆腐心的黑姐,质朴纯良而寡言少语的满仓等40多个生动鲜活的人物,跃动在“长安人”的工作和生活中,构成了一个真实完整的世界。正是以人物命运纠葛为重要线索,围绕人物在工厂大院里的命运来铺排,才让这部小说塑造出了中国文学中一群活灵活现的军工人群像,书写出了一部中国军工人的心灵史。

阿莹从小生活在军工大院,曾在军工企业工作了20多年,可以说他书写的场景和故事、人物都是他最熟悉的。即使如此,为了创作好这部小说,他仍然深入扎实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翻阅了自己父母和数十位老军工人的档案,翻阅了多部军工企业的厂志,还阅读了大量的战争资料,可以说为创作这部小说下足了功夫,在反复思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创作路子。

《长安》讲述了从上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建于古都长安的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企业长安机械厂30年的坎坷历史。小说的基本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从人物塑造到故事讲述,都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尤其是对历史叙述的客观、包容和感性,显示了他在文学层面、精神层面面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难能可贵的是,阿莹在小说中特别重视日常情感叙事,让小说更具烟火气,更接地气,更具可读性和吸引力,整部作品富有鲜活而丰满的情感,这无疑是常说的艺术真实。

### 在乡土文学大背景下展示出新的文学方向

□南帆

《长安》的重要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工业在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二是回到文学而言,工业题材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阿莹的《长安》这部小说基本是按照历史的逻辑线索写的,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文学的书写显示出文学对于这段历史的特殊理解,极具匠心。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人物忽大年,让我们想到父辈那一代的军人。他们基本上是以军人的胆魄、军人的勇气、军人的荣誉来开拓一个新的军工企业。

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很重要的内容是工业生产的组织。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过程中几乎与市场经济没有联系。军工企业的产品不是普通的市场流通品,没有人想在这些里面挣钱。这是与现在很多企业家完全不同的状况,我们在作品主人公身上看到的是激情。他们刚刚从战场上下来,思想或许不是最深刻,也不是读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充分意识到工业特别是军工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

《长安》写出了他们这种激情,也写出了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过程。这是整个社会深刻的转向,包括社会组织方式。在这一点上,《长安》写出了别的国家不太可能出现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一是战争经验,很多搞工业的人是直接从部队转业过来的;二是农业文明。当时这两方面都很匮乏;科技体系的支持与市场体系的支持,这些情况是后来才出现的。当年的那种社会组织方式非常特殊,带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点。

作品在乡土文学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这次突破值得珍视。作品深刻揭示出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包括社会组织的一系列问题、矛盾、冲突,作品将这些冲突用文学的方式细腻地展示出来。这是《长安》的一个强烈的亮点,是在乡土文学的大背景下展示出一个新的文学方向。

### 开掘工业文学资源的有益探索

□贺绍俊

长篇小说《长安》写出工人阶级的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种特殊品质。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国家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不是工人自己的国家,所以马克思号召全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自己夺取了国家政权后成长起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家做主人,有了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并且由主人翁意识扩展到国家意识。《长安》的可贵之处便是写出了中国工人的国家意识。

### 史诗性长篇小说

□王春林

阿莹的《长安》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部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举凡革命、现代、历史、文学,乃至语言,以及复杂性,都是能够抵达《长安》的有效途径。从艺术性的角度来分析,这是一部具备史诗性品格的小说。当下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大概由三种类型构成。一是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古典的如《红楼梦》,就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二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典型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山本》、梁晓声的《人世间》等。三是现代型的长篇小说,一般体量较小,但是它主题和内涵的挖掘,艺术的表现都是非常独到的,而且思想内涵是非常深刻的。

《长安》就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史诗性的作品应该具备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这一点《长安》是具备的,它写的是一个军工题材的当代创业史,所要揭示表现的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直到改革开放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有一个潜在的揭

《长安》我通读了两遍。是什么驱使了我的阅读?当然,最为根本的是作品本身的吸引力,是那种我们称之为“快感”的阅读感受。当我将这次阅读体验里的“快感”与“文学性”互证,我已经面临着某种文学观念的辩难。那个似乎已根植在我们教科书里、根植在我们的审美准则中铁律一般的“文学性”,长期以来左右着我们的基本判断。以此,我们可以罔顾一部作品的广泛流传,甚至罔顾自己在阅读时的“快感”,我们长期所倚重的,多少都是某种“他者”的标准。我绝非否定“他者”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想要说的是:如今困扰着我的是“我”在哪里。

我在《长安》中看到了“我”。这个“我”,首先关乎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作品中所描摹的那座军

工大厂,直接与我的生命经验吻合,它就坐在我童年的生活环境,由此,我才能读出阿莹是以何等准确的笔墨、何等标准的“现实主义”笔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物理的世界。其次,这个“我”也关乎“我们”的共同经验。这个“我们”,对应的是共和国的人民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长安》记录的是一部共和国完成自身工业化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放在整个民族的奋斗进程中来看,都有着非凡的书写价值。

### 展现军工题材的文学激情

□蒋子龙

《长安》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拓展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军事工业在中国的工业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现在依然如此,但是作家很少涉及这个领域,而且不敢涉及,工业题材本身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聪明的作家都在躲着工业题材,因为它很难驾驭,何况是有点神秘色彩的军工企业、军工题材。

这部长篇作品写得很有分量,复杂的题材读起来却很畅快,这显示了作者阿莹举重若轻的功力,他的文学修为和他所要表达的军工企业的生活是相匹配的,这部作品之所以读起来生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故事结构、人物设计都很有创意,特别是一些细节都具备了经典元素。

我读原稿距今已经三年了,一些人物、细节仍然在我脑子里。这段时间我读过好多书,有的读了开头就扔掉了,有的读一半读不下去就扔掉了,但是《长安》的人物、细节、故事我都记得很清楚。作者的文学功力坚实,小说情绪饱满,与这个题材非常相称。工业题材是浑厚、沉重的,人物所从事的生产和生活是充满激情的,以文学表达这种激情很恰当。

这部长篇小说展现的工业题材是中国人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甚至军事工业是支撑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的,我们真正骄傲或者能挺直脊梁骨的还是两弹一星、航空工业等。所以说这部小说是很值得讨论研究的,希望当今的文学界、出版界能够给《长安》以相称的评价与肯定,也是对当今读者的一种鼓励。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书。现在的文学作品,能用沉甸甸这个词的不多。这种沉甸甸不是指书籍有多重多厚,而是内容有多结实、厚重。这部长达50万字的作品,其内容是结实、厚重的,其精神含量与艺术质地,都是力压千钧、掷地有声的。

说实在话,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对一部书产生这样的阅读快感了,什么样的阅读快感?激情、热血、梦想、奋发、奋斗这样的关键词,都陆陆续续地涌进了我的脑海,让我热血沸腾、激情澎湃,那种建设新中国的梦想、理想一下子被点燃,强大新中国的奋发奋斗的力量一下子就被灌注。仿佛跟着作者走进军建设现场,跟那些人物一起生活、工作、奋斗。早年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蒙的《青春万岁》、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时,我有过这样的阅读感受,如今这种感受,又从阿莹的《长安》中找回来了。我们阅读了太多的忧郁、伤感、疼痛,甚至颓废、窒息,阅读了太多的先锋派、玄幻派、无厘头。

首先这个书名取得非常好。《长安》,一是地理上的长安——故事的发源地古都长安,二是精神上的长安——以国家军工建设为主本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更重要的是,这部《长安》内容沉实、结实,厚重、宏阔。事关江山社稷,事关大者,事关民族伟业,事关人民精神。生动再现了大国重器的峥嵘岁月、民族复兴的理想年代、可歌可泣的时代精神和人民风貌,令人感动、震动。

这部作品,特别注重书写人物个性和人物命运。忽大年、忽小月、黑姐、靳子、连福、黄老虎、满仓、毛豆豆等一系列人物,每个人都性格迥异、个性鲜明。每个人都命运不同、殊途同归。每个人都生动形象、血肉丰满,没有以往文学人物的脸谱化、模式化。通过这些人物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和命运、人性的纠缠与藤葛,人间烟火浓厚,人道、人格、人情、人性等人的特质也是多姿多彩。更难得的是,将个人命运置于时代命运和国家命运中时,从中拎出了一代军人的精神风貌与精神品质,那就是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无论个人命运多么曲折坎坷,他们都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奋斗、奉献、牺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最美奋斗者、劳动者,是永不过时的平民英雄、劳动功勋和时代楷模、人民功臣。

《长安》填补了工业文学创作的一大空白,对工业文学创作是一种质的提升,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喜人收获。

识,因此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声国家的号令。

还有一个人物也是非常有特点的,这就是连福。从他身上同样能够感受到在军工厂特殊环境的熏陶下,他是怎样确立自己的国家意识的。他是一个被怀疑和被利用的对象,按说他应该是心情压抑的,但在那种环境下,他仍有一种国家意识,因此他面对工作从来不敷衍懈怠,哪怕在屈辱和穷困的状态下,只要军工厂安排他去解决工作问题,他绝不会将屈辱的心情带到工作中,所以连福是一个很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

总之,我觉得《长安》从一定程度上为开掘国有企业这一文学资源做出了有益探索,我们能够从中读出国家意识,小说中的军工人们都在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他们内心充盈的国家意识。

再次,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最为至要的,这个“我”,神奇地对应了一个中国读者内在的审美密码。

阅读《长安》,我读出了《水浒传》这般的“中国式”笔法。小说更多是以一种“绣像式”的中国笔法描摹诸多人物,是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几无西方作品的范式,他们更像是传统文学中依靠绘画手段“绣像”来造型人物,不做过度的人为评价,少有冗长的心理分析,每个人都是行动着的,并且由行动本身表达着自己。及此,我想到创刊于1903年的《绣像小说》。李伯元主编的这本中国近代小说期刊,宗旨明确:发挥小说的“化民”功能,便于群众阅读理解,努力使小说通俗化,在所载小说每回正文之前,增以绣像,配合小说故事内容。

历史经验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于今,中国人所面对的世界也早非1903年,但“中国性”这样的命题,从来都不应该脱离我们的视野。“便于群众阅读理解”“使小说通俗化”这样的诉求,《长安》都给出了极富价值的回应。如果阅读的快感即是“通俗化”的表征,那么,“通俗化”就不应当被粗暴地否定。这部小说正是以这样一种有别于“现代小说”念兹在兹的那一种“文学性”,实现了某种中国化了的文学性。

### 小说艺术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弋舟